



(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 (二十六)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旅遊計畫公路旅館

那時交通部下情不容易上達，部下的意見，長官不太重視，要改革公路，要創新公路線上的旅館設備，改進旅遊事業，造福商旅的計劃，很難推行。

我曾經將創新計畫，和東南、西南公路局，外號八局長的任顯羣商量，他很贊成我的計畫。任說：「由於我出門視察旅行坐的是轎車，不太感覺得出來行路不便，但我看到公路局的大卡車，載人載物密密麻麻的，形成運輸上的浪費。在戰後，推行你吳老兄的計畫可是一筆大生意，可以投資，你坐過公路局的大卡車旅行過，你說說

看如何推行此計劃呢？」

我說：「這要從兩方面進行，一從教育上著手，各省設旅館學校，招訓公路邊上的子弟當學生，教他們簡單的旅館建築，房間的佈置設備，抽水馬桶、洗臉盆等衛生設備及廚房、餐廳的設備等等課程，編印專著，教導這些學生，讓他們學成後，回家鄉照所學的課程去實行。另一方面要寬籌經費，經費的來源，由政府撥款給銀行，組織『改良公路旅館公司』，借錢給公路邊上的旅館業者，讓他們改良一切房子的設備。然後由旅館的業主分期還款給政府，這樣就可辦得通了。」任說：「這計畫非常好，等戰後就可實行。」可是和公路總局龔副局長談，他總擺出一副官

僚架子，不可能寄望他在公路上有所作為，因此我不敢和龔副座多談，祇好等待機會，等待戰後實行我的計劃。

公路局的局務會議不常開，局長是交通部長，部長什麼時候來到局裏就召開會議。會議室是一大房間，由各路的局長（局長有事就由駐渝代表參加。）各處的處長以及各單位的負責人必須出席開會。一張長桌子兼局長和副局長兩坐在頭位，後面掛著孫經理的遺像。開會前，大家肅立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靜默三分鐘，然後坐下開會。曾兼局長個子高大，龔副局長身材矮胖，兩人一高一矮顯得很有趣味。

公路總局開會時先是各單位報告工作的情形

由於時間短促，都祇能作簡短的報告。輪到我發言時，我將旅運革新計劃提出來。曾局長首表贊成，他說：「這樣可減輕運輸上的負擔，但在各省設學校訓練人才一事，我們是無法辦到的，祇能等戰後再計劃實行。」

交通部離公路總局很近，我公餘之暇，常去交通部拜會長官主管請益。交通部組織龐大，分設部長室、祕書室、參事室、路政司、郵電司、航政司、總務司、人事處、會計處、統計處等單位，我一一拜會各單位主管，他們見到我都很高興。主任祕書王國華，是美國留學生，他知道我曾隨同徐樹錚專使考察歐美的政情。他對我說：「你的生活真令人羨慕，工作時拚命工作，休閒時盡情娛樂享受，在重慶是不是仍過着豪華舒適的生活？」我說：「國難時期，大敵當前，祇能勤奮工作。」他說：「你現在公路總局可以施展你的所長，發展你的抱負。」我說：「人微言輕，不受重視，以後諸事仍要請你大力支持提攜。」王說：「我是一位幕僚人員，不能對你有太大幫助。」

曾部長又另兼「航空工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負責修建飛機場工作。自從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對日宣戰，擴展陸、海、空軍，以空軍最關重要，當時美國發明一種長程飛機，稱為B29空中堡壘，此種飛機裝置鋼砲，可攜帶重磅炸彈從事遠程飛行。其威力所向無敵，是日本的剋星。由成都載炸彈起飛可飛至日本的東京轟炸。空中堡壘組織龐大，新建機場以成都西邊「新津飛機場」規模最大，動員員工最多，日夜趕工。陳

納德組織「飛虎隊」自任隊長，率領中美健兒予日本重大打擊，戰果豐碩，戰功輝煌。

派赴新疆成都待命

抗日之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海口都被日本封鎖，無法輸入戰略物資，國內更缺乏交通工具，俄國為其本身利益打算，（深怕中國停止抗日，加重日本對俄國的威脅）特供給二千輛卡車示好中國。

交通部派我率領六人小組前往迪化接收俄國運來的二千輛卡車，由於重慶離迪化，路途遙遠，迪化氣候寒冷，我們七人都未曾到過西北地區，祇好先行瞭解新疆情況，切實作好出發前的準備工作。

我們先把家眷安頓下來，然後訂於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廿五日起程，先乘車到成都，到了成都後，由四川省公路局安排我們的食宿，公路局招待我們住在成都青年會，趁着等車的閒暇時日，四川省公路局派員引領我們參觀成都附近的名勝「都江堰」、「二郎廟」、「竹攬橋」等地。在兩千多年以前，戰國秦昭王時代，四川太守——李冰，看到成都平原，四周被高山環繞著。遇到天旱，民間灌溉用水非常的困難，禾苗都被乾死，而「都江堰」的水，又白白地流跑了。李冰太守動員民工在灌縣地方把石頭用竹簍子裝起來，做了一個閘，將水擋起來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堰塘，使堰塘儲存的水流到田裏灌溉，自此以後成都地區即使天旱，民間也有水用，「旱災」沒有了。

由於都江堰工程浩大，李太守任內未能全部

完成，由他的第二個兒子——二郎接著築成，成都附近十餘縣的地方，都用都江堰的水來灌溉，即使幾個月不下雨，稻田裏的水仍然不會乾旱，因此五穀豐收，成都成了天府之國，成都十餘縣地方的人民為感謝李冰父子做堰興修水利造福地方的功德，就在灌縣都江堰地方，修了一座很大的廟，供奉李冰父子的像，將他們做堰的功績刻在石碑上，雕畫受益的田畝及水道圖於牆上，廟名「二郎廟」，抗戰期間，馮玉祥遊四川到成都參觀都江堰，在這二郎廟上，題了一塊匾，寫上「二王廟」三字。於是又叫「二王廟」了。

民國卅二年六月廿八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曾到灌縣參觀「都江堰」的工程，華萊士驚奇的說：「『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原理很簡單，但是技術甚巧妙，並且是二千年以前的水利工程，真是難得。」

在都江堰「二郎廟」旁邊有一座大約一百多公尺長的跨橋，是竹子做成的吊橋，竹攬子大約有一英尺粗，一共四根，上面兩根，下面兩根拉直，上、下竹攬子間以繩索編織，下竹攬子上面鋪蓋木板，供人行走之用。

蓉城小住俄國騙局

成都都是一大片平地，房屋的建築和北平很相像，沒有下水道及衛生設備，都是使用糞坑和馬桶，很不衛生。我們住的青年會，用的糞坑雖然比較馬桶稍好，但仍臭得很。那時陳果夫先生，正好也住在都江堰養病，但我們由於不很熟，而且怕打擾他，所以未能和陳先生交談。

在成都停留期間，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羣先生

曾約我一同吃午飯，席間，他對我說：「我在漢口市從事工務營建工作以及重慶市的防空洞工程，曾面予嘉許，我既感激又慚愧。張先生又說：『這次政府派你到新疆迪化接收自俄國運來的二千輛卡車，責任重大，這長途的奔波，實在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工作……』」

在成都又見到了郭有守，郭有守是我留英的同學，他是學教育的，時任四川省政府教育廳長，他邀我一同參觀四川各大學，他有意聘我擔任四川大學的教授，教機械工程與英、法文。由於新疆之行，任務重要，因此婉謝了郭有守的好意。抗戰勝利後，郭有守奉派到聯合國在瑞士的教育機構任職，不意他認識不清，被共產黨利用，最後變節回到北平——在紅朝乞憐，是老留學生的敗類，也是可憐蟲。

和俄國辦理卡車接收的工作困難重重，因為根本無誠意幫助中國。那時俄國乘中國之危，鼓動「外蒙獨立」，支持中共叛亂，給中國二千輛車子，實在是一大騙局，目的在以小恩小惠，騙取中國的外蒙古。在成都停留期間，我經常與西北公路局局長——何競武，保持聯絡，從何局長的報告中了解俄國的動態。

我多次打電報問何局長：「俄國的二千輛卡車何時能夠到達？」何覆電說：「俄國沒有動靜。茲事體大，二千輛車子需要四千多人，住宿大成問題，不知總局有何計劃？」我覆電說：「事出倉促，我率領六人奉命前往接收二千輛卡車，關於車輛的保養等等，務請大局早作妥善的籌劃。」由於俄國沒動靜，我祇好留在成都待命。

在成都待命期間我和同行六人相約乘車往峨眉山遊覽，峨眉山古廟甚多，風景優美，我們逐一參觀各大寺廟，尋找一位道人，他是我任防空司令部工程處長時，為我看相，評論吉兇禍福很是神奇的一位出家人，我和同行六人一一向他請教，這位道士說了許多令人驚奇而感真實的推理，他解說我們七人的面相，個別不同的遭遇，都非常準確，我們帶着滿腦子的驚喜乘轎下山。我在轎上默想：俄國的計劃真是陰險狠毒……。

返回重慶兄弟暢談

回到成都一面與何競武保持聯繫，一方面呈文公路總局報告我們在成都待命的情形。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晚上，突然聽到放鞭炮的聲音，原來是日本投降了，舉國歡欣，戰事結束了。我立即打電報到總局問養甫局長：「戰事結束，是否仍需前往西北？」久等未得到回電。於是又打電報給內人說：「我可能要回來了。」我們一行七人鄭重考慮的結果，還是回重慶待命，回到重慶見到後方勤務部俞飛鵬部長，俞部長說：「你回來得正好。我派你到武漢接收。先與交通部連絡，再從速搭機前往漢口。」

俞飛鵬部長的辦公室有位秘書與我很熟，他小聲地對我說：「你回來得對，否則差一點就受騙了。」俞飛鵬部長為人嚴肅，不苟言笑，我不敢隨便說話，祇好鞠躬告退了。到公路總局見副局長，龔說：「我奉命擔任大連市市長，即將上任，這裏的事務我不管了。」我向他道賀後，到交通部見曾部長，我說：「部長是否有接到我打的電報？」曾說：「接到了。你回來得好，我

派你到武漢接收。」我說：「是的。」他站了起來指著地圖說：「飛機祇能直接飛往芷江，到了芷江後，再搭船往武漢。或者從芷江搭船到岳陽，再換火車往武昌。你對武漢較熟悉，所以俞部長才派你前往。」

中午到弟弟國楨家吃午飯，把在成都的一切詳細地告訴弟弟，弟弟說：「這是美國投下二顆原子彈，才能使戰事提早結束。美國發明的原子彈，威力很大，不到幾秒鐘，就炸毀了日本的長崎和廣島。」我說：「我很願意研究原子彈。」弟弟說：「這是個大秘密，你無從研究的。」我對弟弟說：「抗戰勝利後，我們打算怎麼辦？」弟弟說：「一切都聽從政府的安排。」我說：「我去見俞部長和曾部長時，他們都派我到武漢接收。」弟弟說：「好。你回武漢後，要把家鄉重新建設起來。」末了我對弟弟說：「我在成都見到張羣主席，他待我很好，請我吃午飯，同席有秘書長——劉壽朋先生，劉的歲數不大，但頭髮却全白了。我在成都參觀了很多地方，到過都江堰、二郎廟，這些地方都留下二千多年前的古蹟和水利工程，政府却很少做文字上的宣傳介紹，到了那兒參觀，才知道古人的偉大。」弟弟說：「這些應該發揚光大才是。你何時起程到武漢呢？」我說：「也許明天就要去了，時間緊迫得很。」

平原營造廠的員工得悉我將回漢口，特地推派代表來見我，我很高興地對他們說：「我們正準備回漢口，明天我就搭機回漢口了。」代表們說：「我們全體員工將步行回漢口。」我怕工人

全都離去，重慶許多工程就無法完成了。於是我們要求他們完工後再起行。他們說：「是的，所有工程完成後我們才會離開。」這些工人離開家鄉七、八年了，對家鄉特別懷念，我把重慶的一切工程都交由內人全權處理，我預備搭機先行飛往芷江。

派往武漢接收交通

交通部派我率領十位接收委員前往武漢，接收交通機構，由我擔任團長。同行各委員，大家都一心從事鄉邦建設，對名利不講求。可惜副團局長私心很重，對人都不太信任，把我們旅途費用匯到武漢交由一位會計管理，規定一切開支，由我向會計申請款項。臨走前我尚不知道這些領款的麻煩手續，一直到了漢口才知道。我們搭的是軍用飛機，兩排坐人，中間放置行李，我知道道行軍床帳子是很重要的必須隨身攜帶，因此特別放置在行李中。飛到芷江下機後，受到很多人的歡迎，我與歡迎人員握手寒暄，把行李忘記在飛機上，當我發現行李遺忘未帶時，又回到機場尋找，由於駕駛員一定要把行李放置航空站後再回航，所以行李必定存放在航空站。可是我到連航空站時間已晚，職員都下班了，芷江地方小，被蓋是不容易買到的，因此非常著急。我們詢問站長的住處，得知站長住得離機場很遠，我用電話和站長聯絡，他說：「一定是職員暫時幫你保管的，我立即乘車前來陪你挨家挨戶尋找。」終於在一位職員家找到了行李，道謝後，歡天喜地的離開。由於找行李找得頭昏腦脹，疏忽了其他接收委員的去向，我急忙到各旅舍去詢問，

找了一回兒，終於找到了。他們在吃晚飯，正擔心我的去處，大家見了面，特別地高興。在芷江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起床，一行十一人開會討論走陸路，還是行水路。我說：「陸路是不行的。因為怕行程中遇到土匪，還是行水路較太平。」大家接納了我的建議，十一個人浩浩蕩蕩地拿著行李，請一位鄉下人帶我們到河邊找船，由於船都很小，一共雇了五條船前往，船行途中快到長沙時，船夫說：「船的速度慢，如若你們不願意坐船，可由長沙或岳陽兩地坐火車到漢口。」

船行途中，看見一架兩翼掛上白布的飛機，由東向西飛去，我心裏明白這是日本大將坐的飛機，一定是前來投降的代表，第一天我在飛機場找行李時，正巧何應欽將軍坐車駛離飛機場，可能是駛往空軍司令部，預備接受日本的投降。這時看眼裏，心裏却高興地吶喊著：「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湘江水漲災民慘狀

船行駛了半天，忽然見到一堤岸上漲水，水平超過堤岸往鄉下農田流去，所有的田地都被淹沒了。我問船夫：「這是什麼江？」他說：「是湘江。水漲滿後就往田地流，所以我們的船要盡快地離開潰口，不然就很危險。」划了好久，到了另一堤岸，岸上盡是災民，我們上岸時，看到堤岸上都鋪滿床鋪和板凳，這些都是從大水中撈起來的，男女老幼擠滿在這兒，剛好有一家正死人，由於沒錢買棺材，就在堤岸邊挖個坑，把屍首埋葬，再以板凳遮蓋，活人就坐臥在這板凳上，像這樣的情形很多，可供人們停留的地方有

限，因此活人和死人擠在一起了，堤岸上沒有店鋪和醫院，災民們煮些稀飯，大夥兒在一起吃，據說這一帶的人要常常逃水災，因此就習慣地帶著木炭柴火逃難，在這裏見不到帳篷房屋，下雨時，人們全身都是濕漉漉地，看到此種慘狀，心裏難過得很，我想：「廣西、四川的空地還多著，為何不遷移他們到那些地方去生活呢？」可見有關當局對災民問題沒有解決辦法，實在應該早做準備才是。我們不忍心看下去，因此大夥上船，另外找地方吃飯。

船行不久，到了另一「土墩」，有很多難民在土墩上生活，這墩子可算是一「寶島」，平時，人很稀少。水災時，就擠滿了人。土墩上有簡陋的房屋，也有市場，一眼望去，盡是飯館，蔬菜是由鄉下運來的，我們一行十一個人由船夫帶領著找飯館用餐，由於船夫們自己都隨身攜帶米、炭、油鹽及臘肉，他們可以自己開伙，我們則在一間大餐館用餐。抗戰末期我在江西的長途旅行中，曾經染患過痢疾，因此向大家提議：吃飯前，必須把碗筷都用熱水煮沸消毒，以免傳染疾病。大夥一致贊成，於是互相幫忙煮碗筷消毒。餐館岸桌上掛有豬肉，我們問老板斬不新鮮？老板說：「新鮮。豬隻是由鄉下運來在飯館宰殺的。豬腦本地人不吃，而我却喜歡吃，且價格便宜，特請飯館老板為我們做這道菜，在同行伙伴中有一人會做菜，自告奮勇幫同老板一塊做，菜做得很可口，味道很好，大家吃得很高興，快吃飽時，突然一下子來了許多條船，船上的那些人我一眼就看出是共產黨徒，身上的制服都掛有「新

四軍」的條子，我急忙小聲地對同仁說：「如果他們問起我們的身份時，決不能洩露，祇說我們是逃難來此的，否則會惹出很大的麻煩。」由於他們上岸的碼頭離我們較遠，我急忙通知船夫盡快載我們大夥離開這墩子。不一會我們五條船都順水行舟離開了共產黨徒。

日本降軍俯首貼耳

船行不遠，又見到另一堤岸，岸上擠滿著人船夫告訴我：「堤岸上的老百姓都是爬上去逃生的，人多恐怕有瘟疫的傳染，我們最好不要上去。」於是將船往前行駛，不靠堤岸，船行之處，但見一片汪洋，是屬於洞庭湖的一部份，船夫說：「這一帶不容易找吃的，而且很少船停泊於此。」我問：「那麼晚飯要怎麼辦呢？」船夫說：「我們的船上有吃的，有米和湖南泡菜及皮蛋，你們就將就著吃吧。」我說：「很好。我們吃多少，就給多少錢好了。」於是晚飯在船上隨意吃些，船行過了一會，看見一處島上架設有大砲，插著日本旗子，大家看了心裏頓時緊張起來，有一團員問：「該不會對我們開砲吧？」我說：「他們絕對不敢的。」我們看見日軍把唱片一張張地往江裏丟，可見其失敗之頹喪，木船行駛到長沙附近的村子時，船夫說：「從前這兒有火車到岳陽和漢口，由於長沙三次會戰，殲滅日軍，因此就把鐵路拆除了。如要快到達漢口，最好到了岳陽後，坐小火輪到漢口。岳陽到漢口這段水路，距離很遠。晚上如睡在船裏，不上岸投宿旅館，晝夜航行那麼就能很快到達岳陽了。」我想：「坐小火輪到漢口是最平安的，輪船沿著

洞庭湖中心行駛，很快地就能到達漢口了。」我把此一想法和同行諸人商量，大家都說：「你曾周遊世界各國，經驗豐富，又是我們的團長，我們一切都聽你的安排。」

木船行駛了一夜，天色如墨，大家就在船上睡覺休息。第二天早上，一覺醒來船上備有稀飯，大夥兒都以泡菜、辣椒拌稀飯充飢，早餐用畢，船已停靠在碼頭邊，由於碼頭離車站不遠，先派年輕的團員去了解交通情況，回來時報告說：「火車不定時間行駛，管理員是日本人並兼買票，買票後即行上車等候。」

於是我親自到車站去買票，站長是日本人，不會說中國話，也不懂英文。由於我們穿的衣服很整齊，他覺得情形特殊，特地找一位能說中文的日本人担任翻譯，他問我：「你們從那兒來的？」我說：「從重慶來的，要到武漢去接收。」翻譯員說：「是否有證明文件？」我拿出何應欽總司令發給我的武漢通行證，給他看，翻譯員看了立即報告站長，站長穿著日本軍裝，向我們行軍禮並說：「好。買票給你們，你們共有多少人？」我說：「十一個人，請問幾點能到武昌。」站長說：「不一定，要看能否找到木材燃料。從前都是拆房子作燃料，現在我們失敗投降後，中國百姓都陸續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宅，不能再拆房子做燃料了。但是你們是政府派來的官員，一定要去武昌接收，我們找不到木材作燃料時，祇好挖枕木當燃料用。」我問：「這須花費多少時間呢？」他說：「至少要等兩個鐘頭。」我請他們趕快設法，站長向我行軍禮說：「好，我們立刻

照辦。」

岳陽冷落今非昔比

由於要等兩個小時，火車才能開行，我們就利用此空檔巡察岳陽市街，岳陽是個小山頭的軍事重鎮，前面靠碼頭，後面是車站，自從被日軍佔領後，居民全體逃走避難，直到抗戰勝利，居民返回自家住宅的仍然很少，街上都是木頭房子，山頂上有座岳陽樓，是著名的名勝古蹟，在中日戰爭前，我曾來過岳陽。當時岳陽市街非常地熱鬧，戰後却是冷落異常。

岳陽市鎮上的居民，面色表情嚴肅，不敢多話。這必定是在日軍佔領時期，受到迫害太多，才變得如此。戰前岳陽地方有各式各樣的雜貨店餐館，顯得十分熱鬧。戰後由於人少，情形大不相同。我看見一位居民站在門口，我前去問他：「你們回到家鄉有多久了？」他說：「兩天了。回到家鄉，看到房子的門窗木材都被日本人拆卸當燃料用，房屋無法居住，人們都到鄉間投靠親戚去了。」我們想找一家小吃店吃點心，却找不著，於是急忙回到碼頭，在船上吃些稀飯，再給錢船夫，並向他們告別，大夥兒再趕往車站等候搭乘火車，晚上十時，火車煙囪冒着蒸汽，由南向北開行，大家高興地歡呼起來，火車上沒有座位，大家把行李當座位用，同車的還有很多還鄉的同胞，這些人都神情沉重的面無表情，靜寂無聲。火車是很舊，破爛的木板車廂，車行途中，舉目遙望沿途景物，劫後歸來，田園荒蕪，滿目淒涼，悲喜交集，火車沿途停了三次才到達武昌。